

解註話白・照對文言



聊齋誌異之一

宮

天

聊齋誌異之一

宮

天

許嘯天譯註

羣學書店出版

聊齋誌異之一
天官

每冊實價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發行者

出版者

譯註者

羣學書

羣學書

許嘯

店

店

天

總發行所山東路中保坊門牌四十七號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

言文對照
白話詳註
聊齋誌異之一

天宮

細柳……………一

天宮……………一三

馬介甫……………二一

顏氏……………五五

菱角……………六二

邢子儀……………六九

陳錫九……………七四

崔猛……………八八

王桂菴……………一〇二

目次

寄生	一二四
綫鍼	一二六
段氏	一三六

言文對照
白話註解
聊齋誌異之一

天宮

原著者蒲留仙
譯註者許嘯天

細柳

細柳娘，中都之士女也；或以其腰娘可愛，戲呼之細柳云。柳少慧，解文字，喜讀相人書，生平簡默，未嘗言人臧否。但有間名者，以求一親覲其人，閱人甚多，但言『未可』——而年十九矣。父母怒之，曰：『天下迄無良匹，汝將以了角老耶？』女曰：『我實欲以人勝天，顧久而不就，亦吾命也！』今而後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。』時有高生者，世家名士，聞細柳之命，委禽焉。既醮，夫妻甚得，生前室有遺狐，小兒，歲時五歲，女撫養周至。女或歸甯，福輒號啼從才，呵遺所不能止。年餘，女產一子，名之長怙，生問母名之義，答言：『無他，但望其長依膝下耳！』

女姁女紅疎略，常不留意；而於畝之東南，務之多寡，按籍而問，惟恐不詳。久之，謂生曰：『家中事

請置無顧，待妾自爲之，不知可當家否？」生如言，半載而家無廢事，生亦賢之一日。生赴隣村飲，適有追捕賦者，打門而辟，遣奴慰之，弗去，乃趣僮召生歸。隸既去，生笑曰：「細柳，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？」女聞之，俯首而哭，生驚挽而勸之，女終不樂。生不意以家政累之，仍欲自任，女又不肯，晨興夜寐，經紀彌勤，每先一年，卽儲來歲之賦，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。又以此法計衣食，由此用度益紓，於是生乃大喜，嘗戲之曰：「細柳，何細哉？眉細腰細，淺波細，且喜心思更細！」女對曰：「高郎誠高矣！品高，志高，文字高，但願壽數尤高！」村中有貨美材者，女不惜重直致之，價不能足，又多方乞貸於戚里。生以其不急之物，固止之，卒弗聽。蓄之年餘，里有喪者，以倍貨贖諸其門。生利而謀諸女，女不可，聞其故，不語，再問之，熒熒欲涕，心異之，殊不忍重拂焉，乃罷。

又踰歲，生年二十有五，女禁不令遠遊，歸稍晚，童僕招請者，相屬於道，於是同人咸戲謗之。一日，生如友人飲，覺體不快而歸，至中途墮馬，遂卒。時方溽暑，幸衣衾皆所昔備，里中殆共服細娘智。

福年十歲，始學爲文，父既歿，嬌情不肯讀，輒亡去，從牧兒遊，誰訶不改，繼以夏楚，而頑其如故。母無奈之，因呼而諭之曰：「既不願讀，亦復何能相強？但貧家無冗人，可更若衣，便與僮僕共操作，不然，鞭打勿悔！」於是衣以敗絮，使牧豕，歸則自掇陶器，與諸奴啖饘粥。數日，苦之，泣跪庭下，願仍讀，母返。

身向壁，置不聞。不得已，執鞭啜泣而去。殘秋向盡，體無衣，足無履，冷雨沾濡，縮頭如丐。里人見而憐之，納繼室者，皆引細娘爲戒，嘖有煩言。女亦稍稍聞之，而漠不爲意。福不堪其苦，棄家逃去。女亦任之，殊不追問。積數月，丐食無所，憔悴自歸。不敢遽入，哀鄰嫗往。母女曰：『若能受百杖，可來見。不然，早復去。』福聞之，驟入，痛哭願受杖。母問：『今知悔乎？』曰：『悔矣！』曰：『既知悔，無須撻楚，可安分牧豕，再犯不宥。』福大哭曰：『願受百杖，請復讀。』女不聽。鄰嫗憐之，始納焉。濯膚授衣，令與弟怙同師，勤身銳慮，大異往昔。三年遊泮，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，日給常廩，以助燈火。

怙，最鈍，讀數年，不能記姓名。母令棄卷而農。怙遊閒憚於作苦，母怒曰：『四民各有本業，旣不能讀，又不欲耕，甯不溝瘠死耶？』立杖之。由是率奴輩耕作，一朝晏起，則詬罵從之；而衣服飲食，母輒以美者歸兄。怙雖不敢言，而心竊不能平。農工旣畢，母出貨使學負販。怙恣賭，入手喪敗，詭託盜賊連數，以欺其母。母覺之，杖責殫死。福長跪哀乞，願以身代，怒始解。自是一出門，母輒深察之。怙行稍斂，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。

一日請母，將從諸賈入洛，實借遠遊，以快所欲，而中心惕惕，惟恐不遂。所請，母聞之，殊無疑慮，卽出碎金三十兩，爲之具裝。未又以鉅金一枚付之曰：『此乃祖宦囊之遺，不可用去，聊以壓裝，備急可。』

耳。且汝初學跋涉，亦不敢望重息；只此三十金，得無虧負足矣。」臨行又囑之。怙諾而出，忻忻意自得。至洛，謝絕客侶，宿名娼李姬之家，凡十餘夕。散金漸盡，自以巨金在囊，初不以空匱爲慮；及取而斫之，則僞金耳。大駭失色。李姬見其狀，冰語侵客，怙心不自安，然囊空無所向往，猶冀姬念夙好，不卽絕之。俄有二人握索入，驟執項領，驚懼不知所爲，哀問其故，則姬已竊僞金去，首公庭矣。至官，不容置詞，梏掠幾死，收獄中，又無資斧，大爲獄吏所虐，乞食於囚，苟延餘息。

初怙之行也，母謂福曰：「記取廿日後，當遣汝至洛，我事煩，恐忽忘之。」福請所謂，黯然欲悲，不敢復請而退。廿日而問之，歎曰：「汝弟今日之浮蕩，猶汝昔日之廢學也；我不冒惡名，汝何以有今日？人皆謂我忍，但淚浮枕簟，而人不知耳！」因泣下。福侍立敬聽，不敢研詰。泣已，乃曰：「汝弟蕩心不死，故授之僞金，以挫折之；今度已在縲纆矣。中丞待汝厚，汝往求焉，可以脫其死難，而生其愧悔也。」福立刻而發，比入洛，則弟被逮已三日矣。卽獄中而望之，怙奄然面目如鬼。見兄涕不敢仰，福亦哭。時福爲中丞所契異，故遐邇皆知其名；邑宰知爲怙兄，急釋怙至家，猶恐母怒，膝行而前。母顧曰：「汝願遂耶？」怙零涕不敢復作聲，福亦同跪，母始叱之起。

由是痛自悔，家中諸務，經理惟勤；卽偶惰，母亦不呵問之。凡數月，並不與言商賈，意欲自請而不

敗；以意告兄，母聞而喜，并力質貸而付之，半載而息倍焉。是年，福秋捷，又三年登第，弟貨殖累巨萬矣。邑有客洛者，窺見太夫人，年四旬，猶若三十許人。而衣妝樸素，類常家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『黑心符出，蘆花變生，古與今如一邱之貉，良可哀也！或有避其謗者，又每矯枉過正，至坐視兒女之放縱，而不一置問，其視虐遇者幾何哉？獨是日撻所生，而人不以為暴；施之異腹兒，則指摘叢之矣。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，然使所出而賢，亦何能出此心，以自白於天下，而乃不引嫌，不辭謗，卒使二子，一貴一富，表表於世，此無論閨闔，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！』

白

細柳姑娘，是京城裏讀書人的女兒；有人說他腰細得搖搖擺擺，叫人歡喜，玩兒着喚他細柳的。細柳年輕的時候，聰明，知道讀書識字，歡喜讀那看人相的書，平日脾氣不多說話，從來不說別人的好壞。祇是有人來說媒的，一定要親自看一看這個人，看得人很多了，祇說沒有合意的。他年紀到了十九歲了，父母生氣說他道：『天底下的人，到底沒有配得上你的了？你打算做姑娘到老嗎？』女兒說道：『我實在要用人力去勝過天力，現在許多日子不成功，也是我命裏生成的了！從今以後，便祇聽着爹娘的說話便了。』這時候有一個高秀才，是做官人家有名氣的讀書人，聽得細柳的名氣，去說定了親事，下了聘禮。待到娶來以後，夫妻十分要好，秀才第一個妻子，留下一個孤兒。

小名叫做長福，這時候年紀五歲，細柳看管他十分周到。細柳有時候回娘家去，福兒便喊着哭着跟他，罵他拉他回去，都是攔不住的。一年多，細柳養下一個兒子來，取名叫他做長估。秀才問他取名字的意思，回答說道：『沒有別的意思，祇望他長長跟在父親身邊罷了。』

細柳對於女人活計的事體，不很用心，那田畝的在東面南面，租米的多少，拿着賬簿查問，祇怕不知道得仔細。日子多了，對秀才說道：『家裏的事體，你放手，不要來問我，待我自己來看管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當得家呢？』秀才依了他的說話，半年工夫，家裏沒有攔起的事體，秀才也稱讚他能幹。有一天，秀才到鄰舍村坊人家去吃酒，恰巧有一個催欠租稅的人，打着門罵人，打發用人去對他說好話，不肯去，便打發書僮去把秀才喚回來。那差人走去以後，秀才笑着說道：『細柳現在可以知道聰明的女人，不及那癡呆的男人呢！』細柳聽了這個話，低着頭哭，秀才詫異起來，拉住了他說好話勸他，細柳到底不快活。秀才不忍心因為家裏的事體拖累他，仍舊要自己管着，細柳又不肯。一早起來，夜深睡去，照料事體十分辛苦。常常第一年便先藏着明年的錢糧，因為這樣，一年到頭，從來不看見催錢糧的人到他門口來一趟的，又拿這個法子算着穿的吃的，從此用度越發舒齊了。因此秀才便十分歡喜，常常和他玩兒着說道：『細柳為什麼這樣仔細呢？眉細，腰細，腳兒細，

還喜心思更細。細柳回對着說道：『高郎，實在是高了！品高，志高，文字高，但願壽數尤高。』村坊裏有人賣好楷材的，細柳不嫌價貴，拿錢買下來，價錢不夠，又再三想法子去，向親戚鄰舍借錢來湊着。秀才因為他是不要緊的東西，再三攔住他，到底不聽，藏在家裏一年多。鄰舍人家有死人的，便拿了加倍的價錢，到他家裏來買。秀才貪他錢多，去和細柳商量，細柳不答應，問他：『什麼道理？』他不說話，再問他，使眼淚汪汪的要哭出來，心裏奇怪他，但是不肯硬拗他的意思呢，纔罷了。又過了一年，秀才年紀二十零五歲，細柳拉住他，不放手，出遠門去游玩，回家來稍稍晚了一些，叫書僮用人去找他的，在路上接連不斷的。因為這個樣子，朋友們時常和他開玩笑。有一天，秀才到朋友家裏去吃酒，覺得身體不舒服，便回家去，走到半路上，吊下馬來，便死了。虧得衣服被褥都是前幾天預備好的，鄰舍人家纔大家佩服細柳姑娘聰明。

長福年紀十歲，纔學做文章，父親死過以後，嬌嬌憐憐，不肯讀書，常常逃出去跟着看牛的孩子游玩，罵着喝着，他不肯改過。過了幾天，拿棍子打他，他依舊囁強糊塗，母親拿他沒有法子，便喚他到跟前來，對他說道：『既然不願意讀書，也不能夠再硬你去讀書，祇是家裏窮，不可以有閒空不做事體，他人可以換去你的衣裳，便跟着書僮用人一塊兒做事體。不是這樣子，便拿鞭子打你，不要』

懊悔！』因此便給他穿破棉花的衣裳，打發他去看豬；回家來，便自己去拿了碗盞，跟着許多用人吃薄粥。過了幾天，嫌他辛苦，哭着跪在廳簷下，情願仍舊讀書；母親旋轉身體去，對着牆壁，不去理他，好似不聽得。沒有法子，拿着鞭子，抹乾了眼淚，走出去。到秋天快過完了，身上沒有衣服，腳上沒有鞋子，冷冰冰的兩點兒，滴在身上，縮着頭，和化子一般；鄰舍人家看見了，可憐他。娶填房娘子的，都說着細娘戒着；噁噁噎噎有許多說話，細柳也稍稍聽得幾句，却聽他們說去，不在他心上。長福吃不起這個苦，附了豬逃出去，細柳也聽他去，一點兒不去查問他。過了幾個月，討飯沒有地方去，身體又瘦又醜，自己走回家來，不敢便走進家門去，求鄰舍的老太婆，走進去告訴他母親。細柳說道：『他若能夠吃得起一百下棍子，便許他來見面；不是這樣，趁早叫他再出去。』長福聽了這個話，立刻走進去，哭得十分淒涼，願意吃棍子打。母親問他：『現在可知道懊悔嗎？』他說道：『知道懊悔了。』說道：『既然知道懊悔，不用拿棍子打了，可耐着自己本分，看豬去，再犯了罪便不饒放你。』長福大哭着說道：『願意吃一百下棍子，求再給我讀書。』細柳不答應，鄰舍老太婆在一傍邊勸着說着，纔收留下他，洗乾淨身體，給他穿衣服，叫他和弟弟長怙一塊兒跟着先生讀書。狠辛苦用心，十分和從前兩樣；三年工夫，去考中了秀才。撫臺楊先生，看見他做的文章，稱讚他好；

每月給他幾個錢，算幫帖他燈油錢。

長怙頂笨，讀了幾年書，不能夠記得自己的姓數名字；母親叫他丟了書本兒去種田，長怙游蕩着，惰懶去做苦工。哥親生氣說道：『四種百姓，都有自己的行業；既然不肯讀書，又不願意耕田，豈不要在陰溝裏餓死嗎？』立刻拿棍子打他，從此帶着人們耕田做事體。有一天，起身晚了，便追着罵他；那衣服茶飯，母親常常拿好的給哥哥。長怙嘴裏雖然不敢說，他心裏却暗暗的不服氣。田裏的事體已經他完了，母親拿出錢來，叫他學着去做小買賣。長怙很歡喜賭錢，一到手便輸，假推說是強盜搶去，命裏生成，去騙他的母親。母親知道了，拿棍子打他，快要死；長福直挺挺的跪着哭着求饒，願意拿自己的身子去代他受罪。他母親的氣纔出了。從此一走出門，母親便仔仔細細的去打聽他長怙的行爲，稍稍好了一點，卻不是他心裏自己要好的呢。

有一天，去求母親，打算跟着許多做買賣的人到洛陽地方去，實在要借這個出遠門去，如他的心願。他心裏常常害怕，祇怕不如他的心願。母親聽得了一點兒不疑心，他便拿出零碎金子三十兩來，替他收拾行李。到後來，又拿元寶一錠給他，說道：『這個是你祖宗做官袋子裏留下來的東西，不可以用去；拿這個裝點行李，防備有要緊事體纔可以用呢。況且你第一次學着出遠門，也不敢

望你得大利息；祇有這個三十兩金子，不要蝕本，已經夠了。」臨走的時候，又叮囑他，長估答應着出去，笑嘻嘻的心裏自己很快活。到了洛陽，回絕了客人朋友，住在一家有名的妓女李姑娘的家裏；一共十多夜，零碎金子慢慢的用完了。自己心想，有一大錠金子在袋子裏，原不拿錢用完放在心裏；待到去拿來劈開一看，便是假金子呢。十分詫異，變了臉色。李老太婆看了他這個樣子，說着冷話得罪客人。長估心裏不自己好意思，但是袋子裏空了，沒有地方可以去；還望那姑娘想他從前的交情，不立刻斷絕他。停了一回，有兩個人，拿着繩子走進來，立刻奪往他的頸子，害怕得不知道說什麼話好，求着問他：「犯了什麼罪？」原來那姑娘已經偷了假金子，告到衙門裏去了。到了官跟前，不許他說話，用刑罰打他快要死了；捉住在牢間裏，又沒有錢用，十分被牢頭禁子所虐待，向犯人討飯，暫時活着這一絲氣息。

當初長估出門去以後，他母親對長福說道：「記牢了二十天以後，要打發你到洛陽去；我的事體太多，怕慌慌張張的要忘記他。」長福問他：「到洛陽去什麼意思？」他繃着眉心要哭出來，不敢再問他，便走出去。過了二十天，又問他，他嘆着氣說道：「你弟弟現在的，不學好，好比如今的不願讀書一樣的！我不受着晚娘的壞名氣，你怎麼有今天這一日？別人都說我狠心，祇是眼淚淌

在枕頭席子上，別人不知道罷了。」說着便淌下眼淚來。長福一傍站着，恭恭敬敬的聽着，不敢去追問他；哭罷了，便說道：『你弟弟遊蕩的心，還不會死，所以給他假金子，拿這個去給他吃幾回苦。現在料他已經關在牢間裏了，撫臺待你交情很好，你跑去求他，可以救他的性命，又可以叫他知道慚愧懷悔呢。』長福立刻便動身，待到洛陽，他弟弟被捉去，已經三四天了，便走到牢監裏去看他。長福祇有一口氣，臉兒眼睛和鬼一般。看見哥哥，淌下眼淚來，不敢抬起頭來；長福也哭着。這時候長福是撫臺所看得起的人，所以遠近都知道他的名字；縣官知道是長福的哥哥，立刻放去了。長福到了家裏，還怕母親生氣，跪着走路，走上去，母親看着他說道：『你如了心意嗎？』長福流下眼淚來，不敢再說話；長福也一塊兒跪下，母親纔喝着他起來。

從此自己十分改悔，家裏許多事體，看照得十分勤謹，便是偶然懶惰，母親也不喝問他。一共幾個月，一點兒不和他說起買賣的事，心裏要想自己去求，又是不敢，把這個意思去告訴哥哥，母親聽了歡喜，竭力押去了東西，向人借了錢，交給他半年工夫，那得到的利息，比本錢加倍了。這一年長福秋天中了舉人，又過了三年，中了狀元，弟弟做買賣發財到一萬多錢了。本地有到洛陽去靠客人的，看見他老太太，年紀四十歲，還好像三十多歲的人，他穿的衣服打扮，十分樸實素淨，和平

常人家一樣呢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黑心的晚娘出來了，那給前娘生的兒子穿蘆花衣裳的事體也做出來了；古時和現在都是一樣的東西，實在叫人傷心呢！也有人要避開傍人的壞話的，又常常做好人做過頭；他在一傍看着兒女的放蕩，却不去查問一查問，這種人要比到那待前娘生的兒女兒的，差得多少呢！祇是天天打着他自己生的兒女，那傍人不說他是兇，拿這個去侍那別個肚子裏生出來的兒子，便說話很多了。那細柳原不都祇要存很心待前娘生的兒子，但是若說他自己生的兒子是好的，也怎麼能夠拿他這個好心，給天下人大家知道呢？如今他不避嫌疑，不怕傍人說壞話，到底教養成兩個兒子，一個做官，一個有錢，出名氣在世界上，這個不要說是女人，便是男人，也算得男人淘裏的頂好的了！』

（註一）溝瘠 瘠，是骨頭說人死了，沒有用處，拿屍首丟在陰溝裏，爛去了肉，變成了枯骨。

（註二）黑心符 如今人把這「黃心符」三字，拿來做晚娘的別名，說做晚娘的大半是黑心的。

（註三）蘆花變生 古時有一個閔子騫，他的晚娘待他很惡；到冬天，給他穿蘆花的服，給他自己生的兩個兒子穿棉衣。後來他父親知道了，要把晚娘趕出，閔子騫勸住了。